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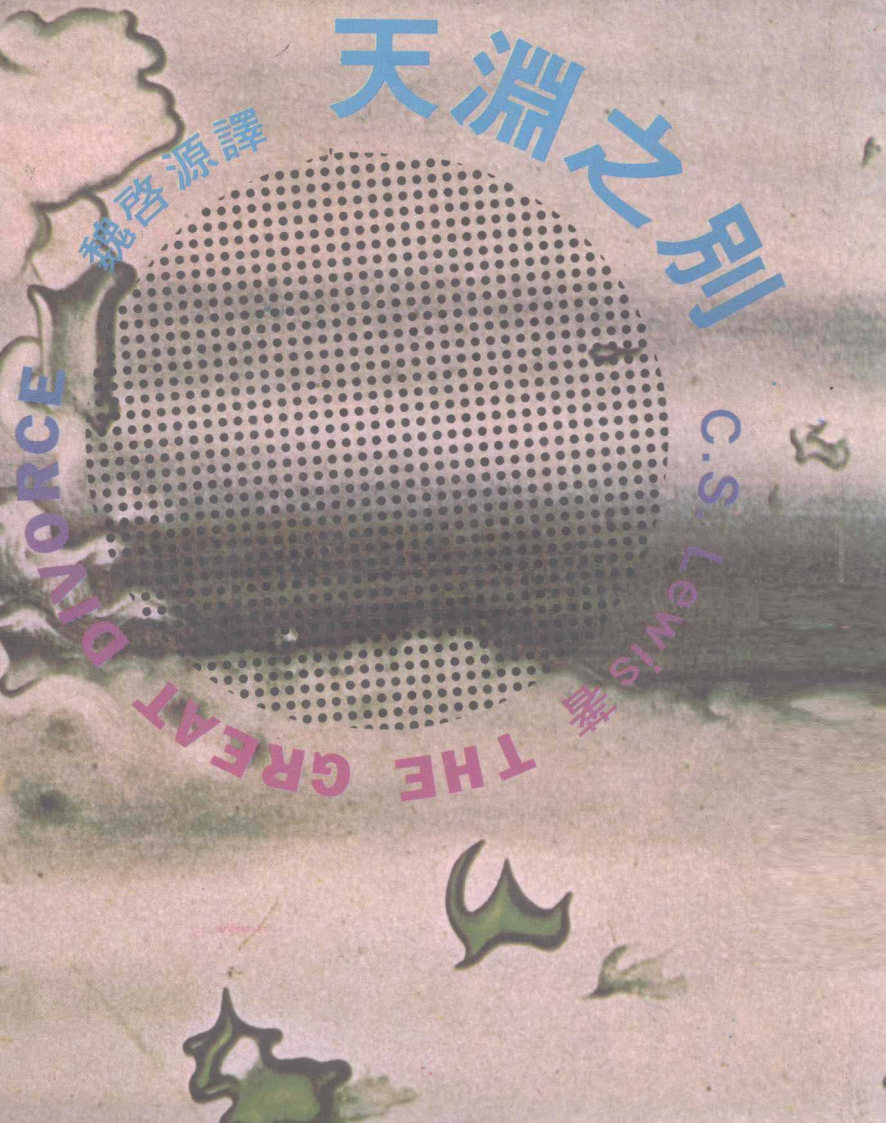
天淵之別

魏啓源譯

DIVORCE

THE GREAT

C.S. Lewis



別 之 淵 天

路 易 士 著
魏 啓 源 譯

校園專契出版社 

天淵之別

作者：路 易 士

譯者：魏 啓 源

出版兼發行者：校園團契出版社

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廿二號

臺北市郵箱 13-144 號

電話：3912361

郵政劃撥 14512 號

發行人：李 秀 全

承印者：喬泰印刷公司

電話：9518829

本社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061號

中華民國六十七（1978）年七月初版

• 有版權 •

The Great Divorce

Author: C. S. Lewis

Translated by Chi-yuan Wei

Publisher: Campus Evangelical Fellowship

P. O. Box 13-144, Taipei, Taiwan, R.O.C.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by Permission from

William Collins Sons and Co. Ltd. England.

First Edition: July 1978.

• All Rights Reserved •

天淵之別

——一場空夢

「不，無可逃避。天堂裏面，沒有地獄——
我們心中不能保有任何屬於魔鬼的事物。
撒但必須離去，毫髮不留。」

喬治·麥克唐納

作者簡介

克里福·史達波斯·路易士 (Clive Staples Lewis) 於一八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生於北愛爾蘭的首府貝爾法斯特。

路易士曾受私人的教育，然後在瑪爾汾學院修業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在法國索美塞得輕步兵團服役。一九一八年進牛津大學學院研究古典文學，成績異常卓越。一九二五至一九五四年在牛津麥特蘭學院任研究員和導師；一九五四至一九六三年任劍橋大學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英文的教授。

有許多年，路易士原是一位無神論者，後來在「驚喜之旅」一書中形容他的信仰轉變：「一九二九年學期中，我終於投降，承認上帝是上帝……我或許是全英國最沮喪、最勉強的信徒。」這種經歷幫助他瞭解爲什麼人們對宗教信仰冷淡，甚至不願意接受。而作爲一個基督教作家，他天才卓犖，學識絕倫，想像力豐富，加上明晰生動又發人深省的文體，無人能與他匹敵。

路易士一生著作約四十本書，大部分爲基督教辯護，其中以「地獄來鴻」(The Screwtape

Letters, 1942) 最爲著名。他的第一部引人注意的作品是「天路回歸：一部爲基督教、理性、和浪漫主義辯正的寓言」(The Pilgrim's Regress: An Allegorical Apology for Christianity, Reason, and Romanticism, 1933)，凡是對路易士的生平和見解，特別是使他返回基督教信仰的因素感到好奇的，這本書頗能引人入勝。一九三六年出版評論獨特的「愛的寓言：中世紀傳統之研究」(Allegory of Love: A Study in Medieval Tradition)，使他贏得重要的學術榮譽和地位；書中論述二個密切相關的主題：一個是從希臘羅馬時代至伊莉莎白時期寓言形式的演變，一個是中世紀早期起自法國南部的宮庭之愛的奇異歷史。許多人認爲這是他最偉大的著作。

他的第一本科學小說(當時鮮爲人知的文學類型)「來自寂靜的行星」(Out of the Silent Planet, 1938) 是太空探險小說三部曲的第一部，寓言與護教兼而有之。幾年後路易士完成第二部充滿神話之美的瑟爾蘭德拉(Perelandra, 1943) 和第三部幾乎滿是超自然憤怒的啓示小說「那可怕的勢力」(That Hideous Strength, 1945)。

一九四〇年路易士出版他的第一本探討神學難題的書「痛苦的奧秘」(The Problem of Pain)，闡釋慈愛的上帝何以容許邪惡的存在，不久即使他成爲衆所周知的非專業護教作家。然而他最受歡迎的暢銷書是「地獄來鴻」，採用書信體的形式，由經驗豐富的大魔鬼

寫來教導小魔鬼試探人的妙術。「人之廢除」(The Abolition of Man, 1943)一書駁擊一切替道德意識辯解的哲學。「天淵之別」(The Great Divorce, 1946)為現代媲美但丁的神曲之傑作。神蹟 (Miracles, 1947) 闡釋一道特殊的神學難題，比「痛苦的奧秘」尤為成功。一九五二年出版的「基督教信仰正解」(Mere Christianity) 解說基督教教義，簡明清晰，是一本入門的好書。

路易士除了寫作許多文學評論之外，也為孩童寫了七本有趣的童話故事「那裏亞歷險記」

(The Chronicles of Narnia) ..

「獅王、女巫、衣櫥」(The Lion, the Witch, and the Wardrobe)

「開司平王子」(Prince Caspian)

「黎明號的遠航」(The Voyage of the "Dawn Treader")

「銀椅子」(The Silver Chair)

「馬與小孩」(The Horse and His Boy)

「魔術家的外甥」(The Magician's Nephew)

「最後之戰」(The Last Battle)

這些小說饒富刺激、幽默、和奇智（在「最後之戰」最後幾幕尤其感人至深），廣受讀

者喜愛，並成爲奇幻故事的經典之作。

一九五五年出版的「驚喜之旅」(Surprised by Joy) 是衆所企盼的路易士的靈性自傳，書中對構成一般傳記主體的個人生活經歷含蓄不言，但對於促使他從無神論到有神論以至轉回傳統基督教信仰的事件及啓示，解說極爲詳盡。

一九五六年四月，路易士與美國女詩人卓伊·大衛曼(Joy Davidman) 結褵。但於度過四年短暫而極其歡樂的恩愛生活之後，卓伊即死於癌症。在此期間路易士所寫的幾本書顯然可見卓伊對他的影響。其中一本他最深奧的小說，「直到我們擁有面目」(Till We Have Faces, 1956) 乃愛神邱比德與山川林澤女神賽姬傳奇故事之重述。這傳奇故事在路易士腦海中縈迴達三十多年之久。凡是熟識卓伊的人都在書中女主角身上看出她的許多特性來。無疑她是路易士書中刻劃最精深的女性。主題與此類似的另一本書「四種愛」(The Four Loves, 1960) 則分析人類的四種愛——親情(Affection)、友誼(Friendship)、愛情(Eros)、和仁愛(Charity)。別的重要著作有……

「基督徒行爲」(Christian Behaviour, 1943)

「位格之上」(Beyond Personality, 1944)

「詩篇沈思」(Reflections On The Psalms, 1958)

「講道論文集」(Screwtape Proposes A Toast, 1959)

「致瑪爾肯書」(Letters To Malcolm: Chiefly On Prayer)

路易士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逝世於英格蘭的牛津。

序

布萊克 (William Blake) 曾經寫過「天堂與地獄的結婚」。我之所以寫天堂與地獄的離婚 (譯註：本書原名「大離婚」The Great Divorce)，並非因為我自命不凡，堪與他那樣偉大的天才匹敵，也不是因為我確信我曉得他的意思。但就某一意義而言，要促成天堂與地獄結婚的嘗試却歷來不斷。究其原委，是因為他們相信：「真實」從來不需要人就兩者之間做一個無法避免的「全有或全無」(either-or) 的抉擇；只要有技術、耐心和充分的時間，總能找出兩者得兼的辦法；光憑發展、調整、或改良就足以化惡為善，而毋需完全揚棄我們想要保有的事物。我以為這樣的信念是一種不幸的錯誤。我們旅行的時候根本無法隨身攜帶所有的行李；甚至在一次旅行之中，我們的右手和右眼都可能是得拋棄的東西之

一。在我們所居住的世界裏，並非所有的道路都是一個圓的半徑，只要往前走，就會越來越接近，最後且在中心相會；相反的，每一條道路在走幾哩之後就分岔成兩條，兩條又分岔成四條，每一岔路都要做一個抉擇。即使在生物界，生命也不像一條河流，而是像一棵樹。它並不歸趨統一，而是分岔離異，生物越是長得完美，分離也越遠。當善成長完全時，不獨離惡越遠，而且與其他的善迥然不同。

我不認爲一切選錯路的人都會滅亡；不過他們的得救在於轉回到正確的路上。錯誤畢竟可以改正；但得走回頭，直到找出錯誤，從那一點重新開始，而不是「繼續錯下去」。惡可以被毀滅，却無法「發展」成善。時間也無法醫治它。要解除它的符咒，除了「明辨善惡，毅然回頭」以外，別無他途。這仍舊是無法避免的全有或全無的抉擇。我們若執意要保有地獄（甚或塵世），將不得見天堂；我們若是接受天堂，那麼，連地獄最小又最親密的紀念品都不能擁有。我確信，凡是到達天堂的人將會發現他所捨棄的（即使是挖掉了的右眼）並未失落；即使在他最卑劣的願望中一心尋求的珍品，也會出人意料地在那「天上美境」等候他。就此意義而言，那些業已行完全程的人可以說一切都是美善，到處都是天堂。但是我們在路這一頭的，却千萬不可期望那種會追溯既往的異象，否則我們很可能存着不實而又不幸的幻想，以爲一切事物都是美善，到處都是天堂。

可是，你會問說：塵世又如何？我想，沒有人會發現塵世至終是個非常遙遠的地方。人所選的若是塵世而非天堂，結果將證明塵世一向只是地獄的一部分；而塵世，若是次於天堂，一開始就是天堂本身的一部分。

關於這本小書，另外有兩點要加以說明。首先，我必須感謝一位我已經忘了名字的作者。幾年前我在一本所謂美國色彩極濃的「科學小說」雜誌裏讀到他的作品。在我書中，天堂的事物那種無法彎曲、無法摧折的特性，是他所給我的暗示，雖然他是藉此種幻想以達到不同而智巧的目的。他故事裏的主角旅行回到「過去」，發現那裏的雨點會像子彈一樣穿透他的身體，那裏的三明治則無人咬得動——當然是因為過去的事物無法改變的緣故。我的創意雖然稍遜一籌，却秉持同樣誠敬合宜的態度（希望）將這些化成永恒。如果那篇故事的作者讀到這些文字，敬請他接受我的謝忱。其次，我請求讀者記得這只是一篇幻想。裏面自然寓含着——或者可說是我刻意要表現的——深意。不過，所有超自然的情況純係想像的假設；並非在臆測或遐想我們以後可能遭遇的事。最後我希望這本書能喚起人們對於來世的真正關切。

路易士

一九四五年四月

• 別之洞天 •

彷彿是站在一條又長又破落的街道旁邊排隊候車，那時暮色蒼茫，天下着雨。我躑躅於這樣破落的街頭業已多時，始終在雨中，在蒼茫的暮色裏。在此黯淡的時刻，時間似已靜止，街上僅有寥寥幾間舖子的櫺窗在猶未十分幽暗的天色裏透着無精打采的光芒。就如薄暮恒在天上流連不入夜一樣，我在城中長時徘徊，也未曾發現一處較好的地方。無論我走到那裏，只看見昏暗的公寓，矮小的煙草店，滿掛凌亂海報的招牌，密閉無窗的倉庫，沒有火車的貨車站，以及出售「亞里斯多德著作集」這類書籍的書店。在路上我沒有遇見任何人。假使巴士站沒有這麼一小羣人在，整座城就幾乎空落落的。我想那就是我加入候車行列的緣故。

我的運氣着實不錯，纔站定了，排在前頭的一位暴躁的小婦人便氣沖沖地衝着似乎與她一道的男子說：「那好，我不去了！」旋即離去。而那男子則以威嚴的口氣說道：「妳別以為我真喜歡去。我只不過爲了息事寧人纔討好妳。當然我個人的感受算不得什麼，這點我倒十分清楚。」話一說完，緊接着也走了。「好，」我想，「這下子我可進了兩位。」現在在

我前面的是一個身材異常矮小的人。他攢眉蹙額，以極其輕蔑的神情瞄了我一眼，並且故意尖着嗓門朝他身邊的男子說：「這種事情真叫人要再三考慮到底去或不去。」「那種事情？」那人咆哮着，他是個魁梧健壯的傢伙。矮個兒說：「嗯，老實說，這不是我所習慣的團體。」大個子哼了他一聲，轉而望着我：「先生，別理他那些鹵莽的話。你不會怕他罷？」他看我毫無動靜，便突然轉身對着矮個子說：「你以為我們够不上你嗎？就像你的唇一樣。」隨即衝着矮個兒臉上狠狠一擊，將他打倒在陰溝裏。「讓他躺着，讓他躺着，」大個子兀自嚷着，並不特別對那一個人說：「我只是個尋常人，我就是這樣，我跟別人一樣擁有自己的權利，明白嗎？」眼看矮個兒無意重回行列裏，一跛一跛地走開了，我便小心翼翼地往前移，緊靠在大個子後面，暗自慶幸又進了一步。不一會兒，在他前面的兩個年輕人亦手牽手離開了。他們兩人都穿着長褲，身材纖細，尖聲癡笑，我分不清他們到底是男是女。但無疑地，他們目前寧喜兩人單獨廝守而放棄了上車的機會。

「我們勢將無法全部上車。」大約在我前四位的地方，有一個女子抱怨着。「這位女士，我出五先令和妳換位子。」有人接口道。我聽見錢幣叮瑯作響，然後是一聲婦女的尖叫，攙雜着衆人的哄然大笑。受騙的婦人跳出她的位子，向欺騙她的人撲了過去，其他的人却立即往前靠攏，將她擠了出去……就這樣，遠在巴士出現以前，候車的人數便因着種種事

故而逐漸減少，一直到全數都可上車爲止。

那是一輛奇異的車子，金光閃閃，色彩絢麗。而司機也似乎渾身是光；他僅用單手駕駛，另一隻手則在臉前揮舞，彷彿要搗盡雨中的濕氣。他一出現，候車行列裏立刻傳出一陣咆哮。「他看起來好像挺愉快的樣子，呃？我敢說他是太得意忘形了……老天，他的舉動爲什麼不能自然一點？——自以爲了不起，連我們都不屑一顧……他以爲自己是什麼人物？……瞧那金碧輝煌的玩意兒，我說這是一種邪惡的浪費，他們爲何不花些錢在這下邊的房產上頭？——天！我真想賞他一個耳刮子。」但我從司機臉上却看不出有什麼可以證實這些話的，即使有，也只能說他的儀表威嚴，似乎心無旁騖地做着他的事。

儘管車上有足够的座位可以容納得下我們，可是同行的旅客却像母雞一樣，爭先恐後的搶着上去。我是最後上車的，車中只坐滿一半。我在後面選了個座位，遠離其他的人。不過馬上有一位滿頭亂髮的青年走到我旁邊坐下。他剛坐定，車子就開動了。

「我想你不會介意我跟你坐吧？」他說，「我注意到你對這羣人的感覺和我相同，我實在不懂他們爲什麼要來。等我們抵達目的地，他們一定不會喜歡那裏的，待在家裏要舒服多了。可是對我們來講，情形又不一样了。」

「他們喜歡這個地方嗎？」我問。

「就像他們喜歡其他任何東西一般。」他答道：「這裏有電影院、有賣炸魚和炸馬鈴薯的小吃店、有廣告、有他們所要的一切。至於學術生活的貧乏，却不會使他們煩惱。我一到這裏便知道有些不對勁，我本應搭第一班巴士的，可是我却枉費了不少時間想要喚醒這裏的人。我找到幾位以前認識的人，想要組成一個小圈子，但他們好像都被環境同化了。甚至在我們到這裏之前，我就有些懷疑像塞瑞爾·布萊洛（Cyril Bellow）這樣的人，我總以為他是搞錯了行。不過至少他是個聰明人：雖然他在創作方面失敗了，他有些評論却還值得聽聽。但是現在呢，除了自負之外，他似乎一無所有了。上一次我要唸我自己的一些作品給他聽……等一下，我想請你先看看。」

眼看他從衣袋裏掏出厚厚一疊用打字機打的紙，我不禁悚然一驚，嘴裏趕忙喃喃地推說我沒帶眼鏡之類的話，……接着驚呼道：「呀！我們已經離開地面了。」

真的，就在我們下方幾百呎的地方，城區那些潮濕的屋頂在雨霧中若隱若現，綿延遙遠，一望無垠。